



山—上篇

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

這是發生在民國四十年的事，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並不曉得這種紀年方式，這是在多年之後下山去城裡工作，聽到山下人說的才知道「民國」這種紀年方式。對於當時的我，更精準的紀年方式是我出生後的第十二個春天。

在我的部落，只有十六歲以上，經過成年禮的男性才可以一起去獵場狩獵，在此之前，男性多數時間只有幫忙種田和處理家務。但對於自認熟習打獵相關技巧的我來說，那原始的本能彷彿澆不息的火焰，從秋天開始，我便不斷地請求父親帶我一起去狩獵。父親性格一向開朗且開明，但對於此事卻是一再地拒絕，他說：「獵場是神靈和祖靈眷顧我們的財富，不准一個未被應許之人闖入！那是褻瀆和詛咒我們部落！」經過無數次的失敗之後，部落長老聽到此事，在冬末的祭祀上請示了司祭，最終我獲得祖靈的准許，可以參加來年春季的圍獵。當時的我以為是我的真誠感動了祖靈，但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因為日本人將獵場改作為林場，年輕的同胞為生存都放下手中的獵槍獵刀，

轉而去林場工作。部落長老們看著後輩如此，心中失落在所難免，如今日本人走了，獵場終於回歸，年輕一輩卻已經無打獵技巧。看著上百年傳承下來的技法即將流逝，部落長老們自然焦急。這時有一個年輕小夥想要加入圍獵，他們當然是十分歡迎。至於後來國民政府把我們獵場收歸國有，圈劃出一個比日本人統治時還大的林場，在這我就不多提，畢竟那時我已經在城裡工作了。

春天的圍獵從春末開始，為期約十次，一次約兩至三天，一般都是先由經驗老道的獵人先從常有鹿群或是獵物的所在地進行探索，確認好蹤跡和位置之後，在率領我們主要獵團出發，一個獵團三至五人，他們會分配每個獵團要去的地方，並交代好任務：是各自獵團打獵；或是兩至四個獵團隊獵物群進行圍捕。自從日本人來之後，獵物群已經明顯減少，現在多半是每個獵團各自打獵。

我記得那是第五次圍獵時發生的事，前四次的打獵都是空手而歸，自己兩次沒射準，還有一次更是直接讓獵物從我眼皮底下溜走。雖然跟我同獵團的長輩們都勸我別灰心，但看著其他獵團提著獵物歸來，加之意識到自己是團隊中的累贅，那種滋味著實難受。第五次圍獵我們被分配到離部落不遠之處的一片山壁前，這裏有許多高草，同時還有一挖水池，我們在這發現不少的足跡和糞便，確實是獵物休息喝水

之地。但神靈似乎有意考驗我們，我們在這已經兩天，卻沒有見到任何影子。眼見口糧和飲水已經見底，原本要放棄的前輩們因為我的固執，決定再多等一天，並叫另一位前輩回去部落拿食物和飲水。少了一位前輩，表示我要顧及的範圍要更大，前輩顧慮到我缺乏經驗，便分配我到山壁另一側，獵物較少蹤跡處進行埋伏。結果才剛坐定不久，一隻小山羌便沿著山壁，從我視野前方出現。我原以為牠要去山壁另一側喝水，那這樣便會進入前輩的範圍，只等牠走到前側，我便尾隨在後，一前一後包圍牠。怎知這隻小山羌並沒有喝水打算，只是在高草間逕自吃草。就這樣過了半小時。我知道這次必須由我獨自一人狩獵，我小心翼翼地架好獵槍，瞄準再三，趁牠低頭吃草時扣下板機。震耳的槍聲伴隨著煙硝味，這頭小山羌沒有應聲倒下，反而往著山壁反方向奔去，但我心中清楚這一槍已經擊中牠的左大腿，血流不止的牠終究會倒下，差別只是時間問題。我大喊一聲：「我打到了！」不等前輩應聲，我逕自朝小山羌逃跑方向奔去。

在這場與時間賽跑的過程，我也不一定能獲勝，雖然獵物終會倒下，但我部落的俗諺提過：「死亡總使生命癡狂」萬一獵物跑到失去蹤跡，或是往山谷山澗縱身一躍，那獵人的辛苦就是白費了。如今這隻小山羌已經消失在我眼前，我只能從草間斑斑血跡追蹤，即使我明知牠大腿中彈，不可能跑遠，我還是提心吊膽，不敢鬆懈。最終牠蠕

伏在一座山谷旁邊的高草間，氣喘噓噓地迎著牠生命的最後一刻，我提著手中獵刀，做著心中模擬上百次，但實際上第一次做的動作：一刀迅速刺進牠的咽喉，而如我所想，一聲鳴叫伴隨一抹鮮血，牠成為我的第一個獵物。正當我拿著草繩綁住牠的四肢口鼻時，我注意到山谷的另一側有一間矮小的歪斜的草屋，而草屋後面有一大塊光禿的地，似乎是不久之前把長草拔掉之後露出來的。

春天的圍獵不久之後便結束，在獵物逐漸稀少的時候，我們部落這次卻獵捕到不少獵物。雖然我只獵捕到那隻小山羌，但部落的長老仍十分稱讚我的表現，還送上一桶佳釀給我父親。沉浸在喜悅和讚美的我，好幾天之後才想起那座小草屋的事情，在獵場裡有別人居住可不算是小事，尤其那座草屋座落在與隔壁部落獵場交界之處。我向父親報告此事，父親皺著眉頭思考一下，說道：「我之前跟山下人買米時，他們有提到政府這段時間殺了不少人，我怕那間草屋裡的人是逃犯，明天我們去看一下，有什麼異常再決定如何處理。」過去如果發生闖進獵場類似的事情，我們絕對是毫不客氣地趕走他們，但現在已經變了，舊的統治者改變了我們，訂下新的規則；新的統治者說著要反抗舊統治者，但卻又延續舊統治者訂下的規則，現在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已經不多了。

我們到那間草屋旁時天才剛亮，草屋除了門口之外沒有其他進出空間和窗戶，沒辦法看到裡面狀況，於是我和父親便躲在一旁樹林之中，我重新打量了一下草屋，發現它的大小和傾斜方向都跟我第一次看到不太一樣，想來可能是禁不起強風陣雨倒塌，然後又重新搭建起來。約莫一個鐘頭之後，草屋裡走出一位老人和婦人。老人頭禿了一大片，身形佝僂，像是被壓彎的獵弓，但他的速度並沒有如箭矢一樣，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吃力地在這坡地上走著；而那位婦人身形瘦高，頗像還未結穗的小米，黝黑臉龐讓人沒法看清五官。她走在老人身後，似乎是怕老人跌倒可以扶住他，但從她的身型來看，我絲毫不覺得她能攙扶住老人。老人看了光禿的地許久，最後似乎是下定什麼決心，轉身向婦人低聲幾句。而婦人同樣也思索許久，最後點了點頭，向草屋走去。十來分鐘之後，她吃力地搬著犁具走了出來，身後還有兩個疑似小女孩的人一起幫忙。至於為什麼用「疑似」這個詞彙，因為那兩位從身材、打扮看來是五到八歲的孩子，會有這麼大的猜測差距是不確定身高是否受營養不良影響，肌膚十分慘白瘦弱，臉上像是久旱龜裂的土地，密麻地佈著皺紋，在部落裡大概只有五十歲以上老人才有這麼多皺紋。

他們四人合力將犁具搬到光禿地，接著出現父親和我同樣詫異的一幕：只見老人和婦人跪在地上，將犁具套在身上，兩個女孩在後頭

握好犁桿，接著老人和婦人開始爬行，像耕牛一樣開始犁地。姑且不討論這幕多麼原始悲慘，那兩個小女孩完全不會耕地，不是將犁桿握得太淺，只讓犁刀在地上拖下幾下滑痕；就是踩著太用力，將犁桿整個壓得太深，犁板陷入地裡而絲毫不動。老人跟婦人則大約每爬幾下就要休息半晌，伴隨著斗大的汗珠，還有深入肌膚的勒痕。就這樣日過中午，我和父親離開時，他們才勉強犁好一行歪斜、深淺不一的地，按照這個速度，他們大概要一個半月才能將剩下的地犁完。回去的路上，父親和我沒有說什麼話，似乎我們彼此都沉浸在震驚和疑惑之中。就當要回到部落時，父親跟我說：「不要向任何人提到這件事，當這件事不存在一樣，知道嗎？我會向長老們講一下。」

但被點燃好奇的我哪可能聽父親意見，只要閒暇無事，我便會躲在樹林間觀察他們，當然我十分小心，將自己完全隱藏住，像是在打獵一般。我三天兩頭便會來看他們，看了五、六次，想來也經過了十多天。兩位小女孩的技巧好上了一點，犁刀現在可以剛好地掘地。但仍舊不會掌握犁桿方向，犁出來的地歪歪斜斜的。而老人和婦人的體力似乎已經到了極限，休息的頻率越加頻繁。犁地的速度越來越慢，我很確定自己獨自一人拿著鋤頭都比他們還更快更整齊。正當我擔心他們的速度能否跟上季節更替、體力是否能撐住，要如何度過冬季、我要不要去幫忙他們時？事情迎來了轉機。